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出版家谈

培根铸魂 用好书引领阅读

□ 臧永清

今年3月4日，习近平主席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提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要研究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艺术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都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最早、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机构。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践行文学出版国家队的使命，持续不断地坚持出好书，不为经济利益所奴役，一直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建社之初，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古今中外”从时间和空间上涵括了我们的出书范围，我们不仅要出版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更要重视发掘当下的原创新作；不仅要重视中国的文学精华，更要博采众长，广泛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学的营养。而“提高为主”，则提醒我们要在兼顾普及和提高的同时，重点强调提高，保证出版物内容的高品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冯雪峰宽广的出版视野让我们受益至今。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8年来，一直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坚持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图书，丰富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曾从中受益。我们出版的《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版本精良、校勘精细的古典文学图书，被学者称为是中国人的“国民读物”；我们出版的由冰心、查良铮、丰子恺、杨绛、傅雷、朱生豪、刘辽逸、耿济之等著名翻译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为国人广泛吸收人类文学遗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浮士德》《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简·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爱》等经典被人们反复阅读；我们出版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如《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老舍全集》《巴金文集》等，集中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同时也为作家文集的出版提供了标准和典范；在中国当代文学出版方面，几乎所有重要作家的作品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作家甚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视为创作成熟的标志。

可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中外大量优秀图书共同铸造了这座文学殿堂，为我们广泛吸收文明的精华、文学的滋养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为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培根铸魂、提高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文学出版工作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

在主题出版方面，我们一直坚持精品出版，努力打造叫得响、留得住的优秀之作。为配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往往会提前谋划，组织出版精品力作。

军旅作家王树增作品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每一部作品

的撰写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收集资料、实地采访，选题经常提前四五年被我们列入出版计划。他的作品《长征》出版后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他为创作《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投入大量心血，在写作时多次晕倒，这两部作品以内容精良、规模宏大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最终荣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2018年，我们出版了反映港珠澳大桥建设全过程的纪实文学作品《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作者长江实地考察、采访当事人，付出了辛勤劳动。2019年，我们正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组织策划一系列优秀选题。

在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出版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现实主义的出版方向，不论是图书还是社办刊物《当代》的出版都是如此。

在长篇小说出版领域，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我们出版的代表作。且不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小说，新时期以来，我们出版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毕飞宇的《推拿》等众多优秀作品，近年来推出的贾平凹的《古炉》《带灯》、葛亮的《北鸢》也荣获了“中国好书”等各种荣誉。近期出版的李洱的《应物兄》、徐怀中的《牵风记》、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等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诸多好评。

在茅盾文学奖全部43部获奖作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共有17部作品入选，占据了近40%，充分显示了我们的雄厚实力和发现精品的眼光。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上，曾有冯雪峰、巴人、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聂绀弩、秦兆阳、绿原、萧乾、蒋路、孙用、林辰、王仰晨、刘辽逸、杨霁云、王利器等一大批著名的出版工作者。在2009年举办的“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的评选活动中，我社首任社长冯雪峰被评为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韦君宜（原总编辑、社长）、严文井（原社长、总编辑）、张守义（原编审）等被评为新中国60年“优秀出版人物”。

我们的编辑为发现精品、出版精品留下许多佳话。老一辈编辑龙世辉为修改《林海雪原》付出极大心血，造就了这部至今还被人们不断提起的“红色经典”；王仰晨为编辑《巴金全集》，认真严谨、孜孜不倦，与巴金往来通信多达上百封，他们之间的通信后来专门出版成书，巴金亲自撰写序言；编辑何启治在1978年就向陈忠实先生约稿，这才有了十多年后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曾被多个出版社退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才得以最终出版。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至今仍鼓舞和鞭策我们努力向前发展。

发现精品，还要不遗余力地打造精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支始终稳定的美编队伍和校对队伍，我们设计的图书多次荣获国家出版政府奖、“最美的书”等各种荣誉，专业的校对队伍将图书质量视为生命线，将“零差错”作为追求的目标。

我们将始终不忘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导风尚”作为出版方针，不断推出精品图书，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今年春节档，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实力圈粉，点燃了青少年学生对科幻的热情。与之相应，各地不少学校将科幻作品纳入学生课外阅读范围。

然而，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一些学校开列的阅读书单中，科幻作品多限于出版时间比较久的作品，像《海底两万里》《2001太空漫游》等，更有还停留在“哈利·波特系列”，完全不管哈利·波特系列是科幻还是魔幻。

一些家长直言，如今，从文字到影像，优质原创科幻文学正在重塑大家的宇宙观和想象力，但中小学开出的老旧书单却难以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不少教育界学者亦表示，有些老师担心低龄段的孩子理解不了时下流行的科幻作品，为此乐于推荐“老书”，这样的想法太过保守。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其阅读趣味和知识储备，已非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可比，如此情况下，反倒是《海底两万里》这类经典科幻作品需要老师领着孩子阅读，给他们更多的背景知识，才能使之意识到这类作品的精彩之处，因为里面很多作者当时想象的内容如今已变为现实。相对而言，当代科幻作品才更适合称为“科幻”，更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与憧憬。

这些学者、家长的质疑不无道理。科幻作品不同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后者某种程度上像酒，越是经过时间沉淀愈是散发经典的芬芳，至于科幻作品，它却不能满足于过去，需要始终着眼于未来。而越是关照到社会当前的认知，越是结合科技发展的新水准做文章，科幻赋予人的想象力才可能更高远、更具有现实意义，读者阅读之后也才会有更多的代入感，继而不断激起他们的科幻热情，引领他们提高科技文化素养，为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事实上，当前图书市场中，不少科幻作品堪称精品。比如，一本由《流浪地球》原著作者、电影监制刘慈欣与当代中国科幻“天王”韩松联手为孩子们量身制作的科幻文学集，就精选了15篇科幻故事，囊括汤姆·葛德温、阿瑟·查尔斯·克拉克、雷·布拉德伯里、特里·比森、杰弗里·兰迪斯、特德·姜以及童恩正、王晋康、刘慈欣、吴岩、韩松、何夕等十几位风格迥异的科幻名家的名篇，这些兼具科技理性与文学诗意的科幻名篇，有着异于传统的广阔宏伟以及来自科幻想象的美和意境，它的内容不仅适合孩子，甚至已征服了无数成年人。阅读这些富于时代性的科幻作品，不

□ 周慧虹

儿童应尽早阅读科幻作品

仅有助于训练人的逻辑思维和创造力，告诉读者想什么、如何想、为何想，而且为人们思考未来的可能性提供了更为新奇广阔的空间。

关于科幻作品阅读，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建议：“儿童应该尽早阅读科幻作品，在9岁或10岁，不能晚于11岁。”我们常说，孩子的思想是一张白纸，便于书写最真最美的内容。孩子的内心世界中，甚至有着比成年人更强烈的求知欲、更丰富的想象力。越是如此，越应该及早把现实条件下最好的科幻作品捧给他们，助推他们养成良好的科学探索意识。

面对现实期待，学校及其老师们的思想观念也该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因对孩子们阅读理解力的不放心而束手束脚，那样，难免会使孩子们错失科幻阅读的黄金期，影响他们今后的更好发展。



·读者之声·

东西方艺术的相遇

□ 鲍静静

邵宏著《东西美术互释考》是商务印书馆继《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沈语冰著）后出版的“艺术史文丛”又一力作，该文从主要收入国内著名艺术史学者关于中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著作。

《东西美术互释考》由14篇主题相关的文章构成。

前三章《图像叙事顺序与文字书写方向》《文字的形象化意图——以回文诗为例》《诗人画：对诗画关系的初步探讨》对人类文明史上主要文字的书写体系进行系统梳理，首次阐明各种文明的叙事图像出现之初便与自己的文字构成互文关系。邵宏认为，“叙事图像的展示方式与文字记录的线性顺序应该是一致的”，线性的文字表述直接影响着多维的图像表达，而回文正是文字

图像化的最初尝试；至于由文字所营造的心像——“诗意”，在东西方绘画中又不约而同地以自然景观为载体。

16世纪中期，传教士为东方带来了西方绘画的技法与风格。《西画来传与东方态度》追溯了西画传入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的过程以及对两国绘画所产生的影响。《山水画与风景画的抽象本质》则对中国隋唐以来的山水画和西方16世纪以来的风景画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论证，从题材、表现方式等角度阐述了它们本质上都是对“时空”概念的图像化，具有抽象性。这篇文章虽然短短几万字，但读来精妙，不失为一部山水画与风景画史。

邵宏在《“气韵”衍义辨》《“气”与“韵”西译考释》等章节中阐明了“气韵”这一概念的源起、演变以及漫漫的西语衍义之路。它出现于在中古时期，经谢赫而使之在画论与文论中得到连续讨论。

以“气韵”为核心概念的艺术观念体系，先是全面地影响汉字文化圈，19世纪下半叶又有了欧洲语言的阐释。

到了20世纪初，最早系统阐述“美术”与“美学”这两个西方概念的王国维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古雅”“气韵”“神韵”等词结合西方美学理论加以讨论。1903年日本学者冈仓天心首次在伦敦出版的《东方的理想》中用英文译出“气”“韵”两字。20世纪前10年，这些中国艺术观念已有了英、德、法和

日语的文本阐释。而滕固、蒋彝、冈仓天心、坂西志保等中日6位作家在20世纪上半叶用英语与德语对中国画论做出的解读，则引发了欧美学界对中国艺术观念的全面接受，使得具有全球化特征的西方现代艺术，在抽象与表现的趣味选择中明确地以东方艺术观念体系为文本语境。

1882年，费诺罗萨将“美术史”这一西方的新兴学科引入日本；到1902年，王国维在译著中表明了“fine arts, 美术”的英汉表述。由此至今的100多年里，“美术史”这门西学丰富的东渐之路，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清晰的学科发展线路图。

本书全面考察了中国画论域外传播的历史及途径，对“西方绘画中的中国线条与渲染”“中国花鸟与西方静物画”“造纸术的输出对西方水彩画技法的影响”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均做了细致的考察和比较。但最吸引我的，无疑是“伦勃朗艺术中的东方元素”这一话题。作者指出，尽管伦勃朗声称，除了卡拉瓦乔，他仅尊重大自然，实际上他除了借用大量的西方艺术，还接触了印度题材、日本纸、中国纸和青花瓷器等大量东方元素，伦勃朗的简笔素描就源于中国青花瓷器上的图式。

本书正式出版才不到半年时间，但已经在艺术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其中很多观点被频频引用，是一本使人受益匪浅且读来颇为有趣的好书。



《港珠澳大桥》新书发布

港珠澳大桥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被英国《卫报》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2017年六七月份间，电视纪录片《港珠澳大桥》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播出，以国际视角解密大桥为何能成为21世纪的“超级工程”，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不久，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也同版进行了播出。

在电视纪录片基础上，以央视科教频道节目部副主任闫东为总导演的创作组用1年多时间创作了全新的、片长70分钟的纪录片电影《港珠澳大桥》，人文因素得到进一步强化，故事性更强，人物刻画也更细致，将从“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始全国上映。

4月1日，纪录片电影《港珠澳大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电影定档发布，活动中，新世界出版社发布了由摄制组撰写的同名图书。该书介绍了港珠澳大桥在设计、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与工程难题以及工程师们如何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解决这些问题。本书将以中、英、葡三个文版出版发行，让更多国内外受众了解港珠澳大桥，了解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的成就，了解中国工程建设者的精神。（苏丽娅）

中英图书馆论坛在成都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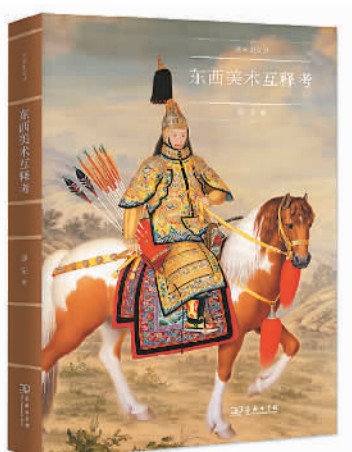
3月27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主办的2019中英图书馆论坛在四川省图书馆开幕。

大英图书馆馆长莉兹·乔利表示：“中国和英国的图书馆有很多可相互学习之处。尽管两国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历程不尽相同，但在连接读者与各种形式的知识、借助技术手段提升获取馆藏和服务的渠道方面，双方拥有许多一致的核心目标。我们很期待能与中国的专业图书馆人员和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并带着新的视野满载而归，思考图书馆和图书事业下一阶段的发展。”

本次论坛主题为“公共图书馆

服务创新与事业发展”，下设“读者服务”“数字图书馆与创新”“图书馆员培训与发展”“图书馆角色与定位”4个分主题，来自中英两国的20位公共图书馆馆长围绕以上主题分别作了详细报告并进行讨论交流。

28日晚，题为“莎士比亚连接：在英国与中国的文化对话”的对公众讲座在成都图书馆举行。来自大英图书馆、英国艺术委员会、四川大学等机构的专家以莎士比亚为媒介，介绍英国文化机构如何利用、分享馆藏资源，推动地方公共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的合作，促进中英间的文化交流。（小章）



邵宏著 商务印书馆



论坛嘉宾合影